

(台湾)卧龙生

飘花令

海峡文艺出版社

第一部
上卷



第二部 上卷

飘 花 令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台湾) 曹光生 著
藏 书 章

海峡文艺出版社

1993·福州

(闽)新登字05号

飘花令

(四部八册)

(台湾)卧龙生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

福建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73.625印张 1470千字

1993年10月第1版

1993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

ISBN7—80534—610—0

1.504 定价：55.85元

目 录

第 二 十 章	身世之谜	(659)
第二十一章	情意绵绵	(693)
第二十二章	话说前因	(724)
第二十三章	千变万化	(754)
第二十四章	暗箭难防	(785)
第二十五章	虎谷练功	(815)
第二十六章	荒野练功	(849)
第二十七章	豪气干云	(882)
第二十八章	算无遗策	(913)
第二十九章	毛遂自荐	(945)

第二十章 身世之谜

申子轩听了慕容云笙的叙述，沉吟了一阵，道：“贤侄把这几日经过之情，详细地说一遍。”不待慕容云笙开口，又抢先说道，“不要隐瞒什么，有一句说一句。”

慕容云笙无可奈何，只好把几日来的经过情形，除了特别碍口者外，仔细地说了一遍。

申子轩点头说道：“蛇娘子、田奉天、金蜂客、飞钹和尚，都非江湖新手，虽然有几人没有见过，但大都听人说过。”目光转到雷化方的脸上，道，“这十几年来，小兄一直隐居江州，未离开一步，对江湖中事，知晓不多。那飘花令主的事，贤弟知晓多少？”

雷化方道：“小弟这几年足迹遍及大江南北，但却从未听过飘花门的传说。”

申子轩道：“这么说来，这是新近崛起江湖的一个门派了。”

慕容云笙道：“如若说那飘花门想在江湖上扬名立万，似乎又有些不像。”

雷化方道：“他们约斗目下武林实力最强的三圣门和

崛起江南、实力正在迅速扩展的女儿帮，正是扬名立万的捷径，怎么不像呢？”

慕容云笙道：“一个门派、帮会，如想在江湖扬名立万，必须有着很严密的组织，但那飘花门却大为不同，女的只分奴婢、花女，男的一律称为花奴。”

申子轩道：“你大伤初愈，不宜再劳动，休息一会吧。”

慕容云笙道：“两位叔父呢？”

申子轩道：“我和你雷五叔，出去一下，希望能找到蛇娘子或者那田奉天。”

慕容云笙道：“小侄体能已复……”

申子轩摇手说道：“我知道，但你还是好好休息一下，我们只是去碰碰运气。”

雷化方道：“这茅舍十分简陋，靠西首有一个套间，里面有一张竹床，你委曲着休息一会吧！”

小莲道：“我呢？你们捉人的捉人、休息的休息，我干什么呢？”

申子轩道：“我们借重姑娘，协同一行，不知姑娘意下如何？”

小莲微微一笑，目注慕容云笙，道：“好，大哥，好好的休息吧……我去把蛇娘子捉回来陪你。”

慕容云笙一皱眉头，正要说话，那小莲已飞身跃出茅舍。

申子轩道：“贤侄好好休息，我们去去就来。”

慕容云笙心中暗道：那小莲生性难测，但申二叔和雷五

叔此时似也失常，不知是何缘故？

但觉疑虑重重，却又想不出原因何在，只好行向西面，伸手一推，果有一座门户应手而开。

一切都如雷化方之言，一张竹榻之外，别无他物。

慕容云笙心中暗道：不论情势如何，先行养养精神也好。当下盘膝坐上竹榻，闭上双目，运气调息。

正当他真气畅行，渐入忘我之境时，那竹榻之下，突然伸出一只手来，点向慕容云笙的“京门”大穴。

待慕容云笙警觉，睁开双目时，穴道已被点中。

那竹榻之下藏身之人，似是有意和慕容云笙玩笑，并不立时现身，只把伸出之手，重又缩了回去。

慕容云笙穴道被点，口中既不能言，身子又不能动，只好望着那竹榻发愣。

大约过了一盏热茶工夫，突闻步履之声，传了过来。

慕容云笙心中暗道：“不知来的是何许人物？”

但闻嗤的一声，暗门大开，申子轩、雷化方先后而入。

慕容云笙心中奇道：他们去找蛇娘子，怎么这样快速而回？

只听申子轩沉声说道：“贤侄，为了谨慎，我们不得不小心一些。现在，你要答复我几个问题。”

慕容云笙瞪着眼，望着申子轩，却说不出一句话来。

雷化方低声说道：“恐怕是点了他的穴道，使他无法开口说话。”

申子轩低声说道：“云儿，出来吧！”

只听一声娇笑，竹榻之下，闪出那一身白衣的云姑娘。

只见她欠身对慕容云笙一礼，道：“慕容大哥，对不住啦，申伯父要我如此，那是没有法子的事。”

雷化方道：“云儿，你点了他何处穴道？”

白衣女道：“好像点了他‘京门’穴”

雷化方道：“那是属‘足少阳胆经’的大穴之一，不便言语，换点他四肢穴道。”

白衣女道：“你们自己动手吧，要我得罪大哥，我不干啦。”

申子轩道：“云儿，又不听雷五叔的话。”

白衣女道：“我乱点慕容大哥穴道，怕日后慕容大哥生我的气……”

申子轩道：“不要紧，是我和雷五叔之命，他要生气，也不会怪到你头上。”

云儿无可奈何，只好伸手点了慕容云笙四肢穴道，再拍活地“京门”大穴。

慕容云笙长长吁一口气，道：“这是怎么回事了？”

申子轩道：“有很多事使人无法想得明白，因此我和我雷五叔不得不小心从事，施用一点手段。因为贤侄武功高强，如若我们正面相问，贤侄不愿说明，引起冲突，姑不论谁胜谁负，难免要有人受伤。”

慕容云笙一皱眉头，道：“申二叔要问什么事？”

申子轩神情肃然地说道：“你是否是慕容云笙？”

慕容云笙道：“小侄身世已由两位叔父证明，难道还会

是假的不成？”

申子轩、雷化方相互对望了一眼，各自微微颌首。仍由申子轩问道：“你混入三圣门中之后，三圣门中人似乎对你很好，是吗？”

慕容云笙道：“对我好的只有一个蛇娘子，那金蜂客和飞钹和尚，却想杀了我。”

申子轩道：“青衫剑手的领队，李宗琪对你如何？”

慕容云笙道：“小侄也觉得奇怪，那人似乎是有意在暗中相助我们。”

申子轩缓缓说道：“这就使人不能不生疑心了。”

慕容云笙道：“因此，两位叔父怀疑小侄是三圣门中派来的人了？”

申子轩淡淡一笑道：“那倒不至如此。”

慕容云笙道：“还有什么事，希望两位叔父能够坦然说出。小侄对自己的身世原不明了，一切都是那位大师和两位叔父所言所证。如若小侄不是慕容长青之子，只不过是一个幼失所依的无家孤儿，我自会归见家师，问明内情。”

雷化方接道：“如若令师知道你的出身来历，难道他一点都不肯告诉你吗？”

慕容云笙道：“最低限度，家师总可以指示我一个方向。如若小侄出身是农工之家，自然不会有很多武林人物从中阻扰，好歹我也要找出生身父母，略尽人子之心。”

申子轩暗暗点头，说道：“有一件事，使我和你雷五叔都陷入五里云雾之中。到此刻为止，我们仍然相信你是慕容

大哥的骨肉。”

慕容云笙奇道：“这话怎么说，难道又有一位慕容云笙不成？”

申子轩道：“不错，还有一位年轻人，自称是慕容大哥之子，找上我和你雷五叔……”

慕容云笙道：“有这等奇事，那人现在何处？”

申子轩道：“距此不远的茅舍之中。”

慕容云笙道：“不知可否让小侄见见他？”

申子轩道：“可以，不过，就算你们见了面，也无法了然内情。”

慕容云笙笑道：“两位可是担心小侄和他冲突吗？这一点两位叔父尽管放心，如若他是真的慕容云笙，小侄也想见识一下，慕容大侠令郎的风范。”

申子轩回头和雷化方低言数语，雷化方转身而去。

慕容云笙心中暗暗奇道：这两人不知谈的什么，难道要那位慕容云笙来此见我不成？

但申子轩举手一挥，道：“云儿，你也出去，我要和你慕容大哥谈点事情。”

云儿道：“你们要谈什么？我不插嘴就是，难道不准听听吗？”

申子轩摇摇头，道：“不能听，快些出去！”

云儿满脸不悦之色，无可奈何地转身而去。

申子轩直待云儿去远之后，才缓缓说道：“贤侄，就我和你雷五叔的观察所得，你似乎是真身，但那人，却握有慕

容大哥的遗物，以及慕容大哥一封亲笔遗书，所以我和你雷五叔都有些茫然无措，不知该信任哪个。”

慕容云笙淡淡一笑，道：“那人手中拿的什么遗物？”

申子轩道：“一块玉佩，我和你雷五叔，都已经详细看过，确是慕容大哥之物。”

慕容云笙道：“小侄对自己身世，一片茫然，不论内情如何，我都无意破坏别人。不过，一块玉佩岂能作得身世证明？”

申子轩接道：“不错，慕容大哥遇害之后，任何人都可以取得那块玉佩，重要的还是他身怀的一纸遗书。”

慕容云笙道：“两位叔父，可曾瞧过那遗书吗？”

申子轩道：“不但看过，而且还仔细地研究了很久，就笔迹而言，确实是出自慕容大哥的手笔。”

慕容云笙沉吟了片刻，道：“两位叔父准备如何处理此事？”

申子轩道：“那位慕容公子，也被我们点了穴道，在你们两位之中，我们必将找出一个真正的慕容公子，至于那位假冒慕容公子的人，决然不能放过。”

慕容云笙笑道：“那是说两位叔父，要在我们两人之中杀死一人。”

申子轩正容说道：“不错，此事关系太大了，我不能轻易放过。”

说话之间，只见雷化方抱着一个蓝衫少年，行了进来。

慕容云笙凝目望去，只见那蓝衫少年，生得十分清俊，

只是脸色有些苍白。

雷化方缓缓把蓝衫少年放在木榻之上，道：“贤侄，见过此人么？”

慕容云笙仔细打量了那人一眼，摇摇头，道：“小侄没有见过。”

雷化方点点头，望着申子轩，道：“二哥都对他说明了？”

申子轩道：“说明白了。”

雷化方目光又转到慕容云笙的脸上，道：“贤侄既已了然事情经过，不知有何高见？”

慕容云笙道：“小侄一片茫然，连我自己是否真正慕容大侠之子，也不知晓。如何能想出处理此事的方法？”

申子轩暗暗点头，却未插言。

雷化方却轻轻咳了一声，道：“贤侄带有你三叔的书信，那是应该不会错了，但这一位蓝衫人却带有慕容大哥的遗书和证物，因此，我和你二叔十分为难。”

慕容云笙道：“两位叔父据情处理就是，如果能证实小侄不是慕容大侠之子，对小侄而言，反使我放下一副千斤担子。”

雷化方接道：“难的是我和你申二叔，都无法确认你的身分。”

慕容云笙道。“这个，确实有些困难了。小侄又有何物能证实真伪呢？”

雷化方脸色突然一变，冷冷说道：“这诚然是一个很为

难的事，但我们必得设法求证才成。”

慕容云笙道：“如何一个求证之法？”

雷化方道：“先由两位对质，我和你申二叔从旁观察。”

慕容云笙道：“这事很为难。”

雷化方道：“哪里为难呢？”

慕容云笙道：“小侄就无法了解我是与不是，如何一个对质之法呢？”

雷化方道：“你们一问一答，自会露出破绽，我和申二叔从旁观察之后，至少可以多上三分了解。”

慕容云笙沉吟了一阵，道：“我们要谈些什么呢？”

雷化方道：“海阔天空，不加限制。”

慕容云笙心中暗暗忖道：以这等对质之法，倒是从未听过。

心中念转，口中却只好应道：“好吧！二位叔父既然觉得我们相互质问，有助于两位叔父的了解，小侄恭敬不如从命了。”

雷化方道：“你既同意，我就拍活他的穴道了。”举手向那蓝衫少年背上拍去。

慕容云笙急急说道：“慢着。”

雷化方道：“你可是害怕了？”

慕容云笙笑道：“小侄有什么好怕呢？不过，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小侄想在这位兄台神智尚未恢复之前，先说清楚。”

雷化方道：“什么事？”

慕容云笙道：“不论小侄是否慕容大侠之后，但我对两位叔父的千秋义气，十分敬佩。明日之约，你们定要遵守，在那飘花门中诸多花女、花奴的护守之下，你们可以放心地去寻觅慕容大侠的遗物，而且时间足足有一天之久，至少可找出一些蛛丝马迹出来。”

雷化方道：“那是说，明日我们也要带你同去了。”

慕容云笙道：“不错，你们必得带我同行。”话声一顿，接着道，“不过，不用管我是否慕容大侠之子，那都无关紧要，就凭两位叔父的这等千秋大义，小侄也该尽我之能，助两位一臂之力。”

雷化方、申子轩，相对望了一眼，却未置可否。

慕容云笙突然想到了小莲，急急接道：“那小莲哪里去了？”

雷化方道：“你希望她来救你，是吗？”

慕容云笙摇摇头，道：“小侄不是此意，因那小莲姑娘行事为人，极端难测，如若她发觉小侄受疑，说不定会作出侵犯两位叔父的事。”

雷化方道：“这个不劳费神，我们早有安排了。”

慕容云笙淡淡一笑，道：“这我就放心了，解开这位兄台的穴道吧。”

雷化方一掌拍下，那蓝衫少年应手而醒。

慕容云笙暗中留心那蓝衫少年的举动，只见他长长吁一口气，四下望了一眼，缓缓说道：“这是什么地方？”

雷化方道：“一座僻处荒郊、戒备森严的茅舍。”

蓝衫人目光转到申子轩的脸上，道：“如是小侄的记忆不错，好像是申二叔点了我的穴道。”

申子轩道：“不错。”

蓝衣人道：“小侄如有错，两位叔父尽管教训就是，哪用着点我穴道呢？”

雷化方缓缓说道：“你回头瞧瞧那人，是否认识？”

蓝衫人回过脸去，打量了慕容云笙一阵，摇头说道：“不认识。”

雷化方道：“他也是慕容公子，你们两人只有一个真的。现在，你们要各就所知，举证相辩，务求真假分明，水落石出。”

蓝衫人怔了一怔，道：“小侄证物，均已呈交两位叔父过目，难道还有不妥之处吗？”

雷化方道：“但那位慕容公子也有证物。”

蓝衫人回头望了慕容云笙一眼，冷冷说道：“阁下什么人，竟敢假冒先父之子？”

慕容云笙原本未存争辩之意，但听那蓝衫人口气咄咄逼人，不禁有些动怒，再想到此事关系着申子轩、雷化方等安危，以及那慕容大侠的沉冤经过，不管自己是否和慕容大侠有关，也该尽一份心力才是。心中一转，缓缓说道，“朋友，又如何能证明你自己不是冒充慕容公子呢？”

蓝衫人道：“我有玉佩、遗书为证。”

慕容云笙淡淡一笑，道：“那慕容大侠被害之后，慕容世家收藏之物，散播江湖，就算你身怀慕容大侠生前常佩之

玉，那也不能确实证明你就是慕容公子啊？”

蓝衫人道：“先父遗书，系出亲笔，难道也能假手别人伪造吗？”目光一掠申子轩和雷化方，接道，“何况，那遗书已然经过了两位叔父鉴定。”

慕容云笙心中亦觉着那慕容长青遗书，既经申子轩、雷化方鉴定为慕容长青手笔，那就是铁案如山，很难驳倒。但见他说话神情太过肯定，若有所恃，不禁心中一动，暗道：想那慕容公子在家遭大变之时，还是一位不解人事的婴儿，怎能肯定那遗书出自慕容大侠手笔。当下说道：“阁下断言那遗书出自慕容大侠手笔，不知据何而言？”

蓝衫人道：“两位叔父鉴定，自然是不会有错了。”

慕容云笙道：“那慕容大侠惨遭盗匪围攻，已然二十余年，那时慕容公子还在襁褓之中，这遗书的真假，是否出自慕容大侠手笔，只怕阁下无法肯定，自然是有人告诉你了。”

蓝衫人怔了一怔，道：“先父被害之事，是家师所告。”

慕容云笙道：“令师何人？”

申子轩、雷化方始终不插一言，冷眼旁观。

蓝衫人道：“家师因敌势庞大，恩养我二十年后，指明我投奔到此，谒见两位叔父，听凭他们安排，但曾再三告诫于我，不许泄露他的姓名。”

慕容云笙忖道：这一点倒是和我颇有类似之处。我那师父一直不肯认我为徒，也不告诉他的姓名。但听他口气，却似知晓他师父姓名，只是不肯说出。当下接道：“令师既然

要你投奔两位叔父而来，自然是识得他们，那还有什么不能说的呢？”

蓝衫人略一沉吟，道：“家师之命，在下为人弟子，怎敢不遵？”

慕容云笙淡淡一笑，道：“兄台既是不愿说，在下也不再强行追问了。”语声一顿，接着道，“除了那佩玉、遗书之外，阁下还有什么证物吗？”

蓝衫人怒道：“在下觉着那已经足够了。”

慕容云笙道：“阁下不肯说出令师姓名，但来自何处，可以说出来吧？”

蓝衫人道：“那和奉告家师的姓名，有何不同？”

慕容云笙脸色一整，神情严肃地说道：“有一件事，在下必得先说明白，慕容大侠遇害时，慕容公子不足周岁，别说那偷袭慕容世家的人存有斩草除根之心，就算不杀他，那慕容公子也无能离开慕容世家，必是有人相救了。”

蓝衫人接道：“家师也就是救我之人。”

慕容云笙道：“那就要先知道令师身分了。他为何留在慕容府中？又如何能在无数高手围杀之中，逃了出来？”

申子轩和雷化方只听得暗暗心许，但却仍未接口插言。

只听蓝衫人说道：“阁下问了我半天，在下也该问问你了。”

慕容云笙道：“自然可以，不过，你要先回答了我的问题。”

蓝衫人淡淡一笑，道：“也许兄台认为这一问击中要害，